尚書辨解

尚書辨解

京山郝敬著男千秋千石共乾較

讀書

三代以前墳典至春秋時雜越矣孔子特加刪正弟子心通其義者七十人是時天下學士大夫博學遵古魯國諸生多至三千周之季年文勝世運然也浸淫至于戰國七十子之門人後裔轉相傳習徑竇遂多荒宕隱怪縱橫飛箝種種異説雲興七王割據俗殊道分士爭飾其學説其辨以相高而六經之言被其薄蝕眞贋始混淆矣百家蠭涌議論厖雜呶聒而

不可勝聽秦皇李斯一舉而畀之炎火有激而然非盡其罪也故昔之僞言莫多于七國與嬴秦之季漢因秦禁六籍荒闇黔首久愚目識一丁即稱儒者祖能誦一經則安車造門天子師事矣曩時僞編皆託塚中壁間之蠹鼠璞雜進筳竽不分至于今三千餘年承訛習迷蒙而不發亦爲不善辨矣

六經者百氏之根柢經術不明如五穀種雜而苗滅裂以報轉相蕃息不復可簡別矣如後世之爲典爲考爲志爲畧用力雖勤而源本不淸無適不謬故書之有古文也春秋之有三傳也禮之有周禮也百家

皆已引爲繩墨據爲根柢而庸詎知夫所謂繩墨者之非繩墨所謂根柢者之非根柢也自非卓識烏能鑑別

書辭淵塞詩語清通故虞書渾樸其言詩則曰聲依永律和聲喜起之歌乃有逸響雅頌訓誥多周公制作雅頌明暢訓誥結澀蓋主于感者使人易曉主于訓戒者使人深思夫子謂不學詩無以言故詩書體異也春秋戰國以來辭尚風韻雖敘事之文皆有依永和聲之致夫子作易傳論語春容爾雅清風習習然皆詩之爲言也然義理含蓄渾沌未破至秦漢以

後刓觚雕樸文不務實。全尚聲口。惟有浮響而已。此古今文辭深淺華實之辨也

堯典禹貢。其辭簡與。敘事樸直有體。臯陶謨精深淹雅。自是上皇風味。古人言語高遠。質而愈新。後人極意整齊。反傷體有意。舒散反見拙。如商彝周鼎。自然蒼潤。俗工雕鏤。亂真。識者自能鑑之

書序非夫子作。其篇目真贋混淆。語多孟浪。煩簡不中節。殆周秦間人杜撰。今觀虞書一典。千餘言。括盡兩朝二百年盛事。臯陶一謨僅七百言。五臣卿主。洪猷包羅殆盡。非獨文字高簡。亦由古人篤實。尚行寡

辭竹簡篆書記載繁難自不能多予嘗謂虞書不容
更有第三篇以其希貴也據序虞書尚有十一篇皆
亡則虞庭文辭之多何異秦漢不足信耳
禮記曰疏通知遠書之教也其失也誣予初不解所
謂何獨書稱誣乎及讀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書則
書之可疑從來遠矣孟子距刪書所纔百餘年簡編
已不足盡信宜後世偽作愈甚也秦漢之際去古未
遠殘編尚有存者故序中猶多真目古文二十五篇
間有微言要之非古人完璧矣
朱元晦謂書不須盡解因緣孟子盡信書不如無書

之意然朱所謂易解者乃其不必解之僞書而所謂難解者正其刪定之原籍然則棄嘉穀而收稂莠也可乎

堯典皐陶謨禹貢三篇文辭最古法度森嚴有頭尾有血脉有分段有照應爲千萬世史書冠冕後世依倣其體爲帝紀世家列傳枝葉敷榮非不可觀然一登泰山頓覺丘阜爲小

堯舜一德故二帝倂典五臣同心故皐陶合謨孔書離堯典爲二以補舜典其識已卑別增禹謨一篇尤瑣碎不成文理此何待具眼者乃能辨之

古聖文辭深奧精密無痕如書與周易自是一種文字孔書極力摸倣而音節句暢俊彩莊嚴已落近格楊雄作大玄擬易爻象腸胃俱嘔轉覺後塵愈遠此聖凡天人之隔也

書不難讀首當觀世代升降與先後治亂次第分明逐篇文字可迎刃而解王介甫朱元晦謂大誥難讀且須闕之今若不先理會金縢大誥如何可讀予讀書次第通融所以有得讀易亦然諸公讀易并序卦以爲無用況肯求尚書次第乎

讀易先讀序卦讀詩先讀古序書序無足觀先考其

世代篇目詳其命篇本意乃讀其文辭條理血脉自然貫串朱子謂書難曉決無盡解之理緣朱子凡事自末尋本讀書先看文字以為易簡直訣不先質其世代審其篇目得則為偶合不得則强世代從篇目强篇目從文字畢竟不解解亦多誤如說金縢大誥直隔千山萬水解詩亦然先解文字後安排題目焉得不盡改古序解易亦然但執爻象都不理會序卦焉得不疑序卦為假講學亦然先窮盡天下事物然後致知焉得不割補經傳

先儒誤解金縢誣周公殺兄故自大誥以下諸篇語

多不曉夫既不達聖人之情焉能解聖人之語及稱

大誥難讀至欲闕之前輩識見如此應知千古少讀

書人

金縢大誥篇次文義井然可據又以風雅諸什印證

周公何嘗有東征殺管叔踐祚朝諸侯之事殺管叔

出自孔書蔡仲之命誤于解金縢我之弗辟一語禮

記明堂位周公朝諸侯誤于解洛誥周公誕保文武

受命惟七年之文千古承訛習而不察故讀書不可

無識也

盤庚大誥康誥等篇文辭如流雲雜霧烝涌騰沓不

可摶埴而自然煙潤。孔書二十五篇，丰姿濟楚，如翦石疑玉，刻木肖花，漸染斌媚之氣。古言盤鬱，今言清淺；古言幽雅，今言高華。一覽而盡者，今人之辭；三復而愈遠者，古人之辭也。

古人意思渾厚，義理填塞胸臆，欲言不啻口，乍讀結濇，愈玩愈精彩。後世文字嘹喨，滚滚追逐而來，其于脩辭立誠之意，索然盡矣。故尚書以伏生二十八篇爲眞古文。

二十八篇與古人傳神，其辭簡樸無枝葉，是古時風氣之醇濃也；其詰屈不暢快，是古人胸次之盤鬱也。

其更端層疊是古人眞意委婉周至也含輝斂彩晶
光自爾艷發氣若斷續而悠然條鬯舒散不用繩削
而變態不可端倪此古人生氣也至于二十五篇淸
淺鬆泛邊幅整齊曉然如揭日月而行康莊無復昧
爽氤氳氣象詩云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
之道闇然而日章知此者可與論道可與論書
孔書與二十八篇良若較然豈千餘年來無一識者
以呂易嬴久假不歸依附聖經攻之有投鼠之忌如
讀春秋明知五霸爲罪人以其依附三王久重于發
難是以其姑息養其蟊賊也湯武不弑君天下何時

底定千古有相知。湯武非弑君者
朱元晦謂大誥多士等篇辭語艱澁。如官司行移文
字與民間語夾雜俗語。故難解。蔡仲君牙等篇如令
翰林制誥文字。與士大夫語。故易曉。按大誥康誥有
何俗語。而以語俗人。豈俗人明敏反勝學士大夫學
士大夫難解者。俗人其能解乎。凡訓誥非對臣民口
授。皆裁成篇章頒布。必經聖人之手。雖史官潤色。亦
本聖人口澤。故其言多淵懿。而神理溢于辭章之外
隱合于胸臆肺腑之中。若出若不出。離而視之。深沈
蒙晦。無迹可尋。會而通之。生氣浮動。溫如春。冷如秋

穆如清風澤如甘雨紬繹其緒嚼咀其味恍然見其心曲親炙其眉宇而聆其聲欬非聖人之言而能若是乎至于二十五篇清淺齊截自是三代以下部秀之姿語多浮響意不切題或先賢記聞或後人假託天壤懸隔烏可相亂也

後人文字皆揀選材具一字一句疊砌而成古人文字無邊齊無畔岸拍天駕海而來

文字出上古自然深沈隱約有鬱蒼之氣正是未雕之璞一落叔季膚淺輕揚氣運風會莫知所以然而然也尚書二十八篇當世即欲不如此作不得六經

皆夫子手訂及夫子自作亦是春秋以後文字如論語二十篇春容爾雅愚者可知猶謂有子之徒記述至春秋周易十翼夫子手筆亦是愚者可知文章因乎世運雖孔子欲爲四代典謨之文亦不可得已後人何幸因伏生所授得見四代鴻寶二十八篇眞足爲萬世國史之宗其二十五篇如伊訓太甲之類左國諸書駸駸欲方駕矣

子曰辭達而已矣又曰脩辭立其誠達者達其所立也辭欲達誠誠如何可達後世文章以清利爲達正是齒牙喋喋不與精神命脉相關心自心辭自辭如

近代辭賦何有半語眞實二十八篇若康召等誥字字肝膽潑放簡策上後儒反病其詰屈不達不知竟是誰達誰不達也

諸傳獨孟子近古七篇中所引書如太甲伊訓湯誓等語質直而少逸響正與二十八篇文字一律足徵伏書是眞孔書是假又如大學所引康誥作新民若保赤子唯命不于常等語篇內自然渾合孔書取引語塡補痕跡宛然

孔書伊訓太甲說命君陳等篇禮記學記表記緇衣多引用其語蓋記與孔書先後同出其所引當世已

無全文摹倣補緝非古之完璧也
孔書四代文字一律必無此理詩如商頌縝栗而淵瑟周頌清越而馴雅。二代文質之分也詩既爾書亦宜然豈得商書淸淺反不如周書樸茂也若以伊訓太甲與康誥大誥諸篇幷列先後文質倒置矣
孔書諸篇辭義皆浮泛如伊訓不切放桐復亳說命不切帝賚良弼君陳畢命不切尹東郊其他皆然轉移變換皆可通用古史典要決無此病多後人按步倣效故其語勢褊側如室中演棒四礙不得自由若眞古文如大誥諸篇任說得縱横舒展眞贋功沽天

地懸解

愚讀伏書二十八篇觀二帝同典五臣共謨益信古人制作精深按周書知周公無殺管叔事益信孔書爲妄作聖人復起不易吾言

秦誓眞秦穆公作春秋之文漸近明淺猶多沈渾之味。自然處高于左國費誓雖列編末而簡與淵深自是周初文字文侯之命峻整自是周末春秋初年文字。世運風味一一可思若夫伊訓說命風格卑弱尚不敢望秦誓乃得與典謨幷列眞是千古不平事。

夫子刪定之季周室東遷已久典籍散亡討當日所

定四代書亦應不多伏生所授二十八篇四代[illegible]已具恐未止三之一耳詩比訓誥易于存記有樂官典守故多至三百餘篇具在書辭深奥故伏生所記止此假如二十五篇者雖多可不至遺忘亦真與偽之别也

尚書篇目

尚上也上世帝王之書也按班固藝文志尚書二十九篇漢文帝時濟南伏生所授伏生名勝爲秦博士秦時禁書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于齊魯之閒孝文時求治尚書者無有聞伏生欲召之時年已九十餘不能行使大常掌故鼂錯往受之得二十八篇目如左當時有僞泰誓一篇幷行合爲二十九篇皆以今文隸法傳寫至東晉時有稱漢孔安國所註尚書者出比伏生多二十五篇經皆古蝌蚪文字遂稱伏

生書爲今文尚書云

虞書二篇

堯典　皐陶謨卷第一

夏書二篇

禹貢　甘誓卷第二

商書五篇

湯誓　盤庚　高宗肜日　西伯戡黎　微子卷第三

周書十九篇

牧誓　洪範卷第四　金縢　大誥　康誥　酒誥　梓材卷第五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卷第六　君奭　多

方　立政　顧命卷第七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卷第八

右四代書共二十有八篇皆漢伏生所授也

尚書辨解卷一

郝敬解

虞書

書始于唐而稱虞者堯典成于虞史也

堯典

典常也籍謂之典言後世以爲常法也禮大學篇引此書稱帝典二帝同典其來已久古之良史用意精深唐虞首治聖神際會百有餘年堯立而舜相舜攝而堯老五臣同心垂衣裳而天下治乾坤亨泰之運也故史臣合二帝爲一典序堯殂落于舜攝政之後

序舜受終于堯未崩之前如易首乾坤爲父母而臯陶一謨亦包舉五臣如六子之效乾坤以誌明良會遇千古一時之盛非如後世史一帝一紀一臣一傳之例也子云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正謂此耳至孔書割裂此義遂泯使揖讓之世無異于革命之代非聖人删書與古史制作之深意不可不辨也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

曰史臣自言也若追擬之辭稽考也堯高遠之稱帝號也放勳帝名堯德欽敬凊明文懿叡思安安自得

天性不勉允能謙恭遜讓盛德光輝被及四外精神通于上下六合會爲一身即孔子所謂蕩蕩則天者也堯能自昭明其俊大之德如此格至也通也史臣詠堯德極四表上下而其本惟曰恭讓學者可以知驕泰之爲失矣

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烏變時雍

此言恭讓之化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也九族謂同姓由身以上四世身以下四世爲九以家言也平均也章明也百姓畿內之民近而少故言姓姓之言生也

萬邦。天下之民多而遠故望之而其首黎然黎黑色。言堯以恭讓之德親愛其家人。則家人和睦以均平顯別其國人則國人無紊亂以協理調和萬邦。則盡萬邦之黎民於乎改變至是和雍也。於歎美辭。世道民風莫美于和。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乃命羲和。欽若昊（豪上聲）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堯首治之君也。天時首治之事也。羲和二氏掌曆象之官。昊廣大貌。曆者紀時之書。象者觀天之器。辰時也。謂日月會于十二次之時也。日行遶地一周而爲一日。月行每三十日與日會而爲一月。星有五緯二

十八經及衆星皆謂星星之次舍皆謂辰而日月所
會則十有二辰也日月星辰者四時節候所由生曆
以歷之象以像之敬記其時以授民萬事所以興也
故首命之
分命羲仲宅嵎魚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
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自尾
天道高遠曆象雖設猶恐或差乃命日官分行四裔
考日晷之參差觀氣候之早晚察人物之變遷然後
天時可定羲仲羲氏之屬宅居也嵎夷東極地名日
所出曰暘谷就此考驗日景非爲定居也寅敬也賓

迎也出日初出之日謂驗日初出景之長短也平均也秩序也東作者東方爲物生之鄉如立春春分雨水驚蟄之類凡敎民春作之事皆均序之以授民也日中謂春分晝五十刻長短適中也星鳥南方七宿井鬼柳星張翼軫其形如鳥西飛禮所謂前朱雀也春分之日朱鳥昏見于南方殷當中也仲春二月春中也春分當陽氣正中故曰殷蓋四時節序不齊先度四方日景驗初昏中星以定二至二分然後四時之氣可推此命官之意曆象之要也厥民驗諸民也析者春氣溫人民出作分析也鳥獸驗諸物也孳字

遞變也尾交接也
周天二十八宿環列隨天西轉每方七宿各成一形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龍形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龜形西方奎婁胃昴畢觜參虎形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鳥形故記曰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是有定位而天旋不停天體北高南下北極本天中而斜倚在北南極沒入地下二十八宿半隱各以時出昏見于南方日行與天行參差故春則南方朱鳥見夏則東方蒼龍見秋則北方玄武見冬則西方白虎見而夏秋冬各各舉其中一宿以知一方火居南中虛

居西中昴居北中鳥以七宿全形言火虛昴以中一宿言也春秋言殷夏冬言正者春秋二分當陰陽之中夏冬二至正陰陽之紀卯酉爲中子午爲正也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

申重也既命羲仲重命羲叔也南交極南地名訛化也夏月物蕃盛而變化如立夏夏至小暑大暑之類凡教民耘耔之事皆所謂平秩南訛也致引而至于中以測日南北之晷也天體北高南下夏至日行北陸高而遠地故日長日行天頂故其表景短冬日行

南陸近地偏側故日短而其表景長致日之中則南
比可知日永夏至晝六十刻也火心星也東方蒼龍
七宿之中夏至昏見于南方正陽司令夏方中也厥
民因暑氣盛人思因依自蔽也希革鳥獸羽毛希少
變革皆所謂南氣之訛化　　以平秩
矣訛史記作譌註爲也夏言爲猶春言作也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　　中星虛
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仙上聲
和仲和氏之屬昧谷西方日入之鄉餞送也納日將
入之日初出迎之將入送之皆謂測其景也西成者

天氣至西化育成就如立秋秋分白露霜降之類敎民秋收之事皆所謂平秩西成也宵夜也夜中者秋分夜五十刻長短適中也春言日秋言宵者陽主日陰主夜日出故言日日納故言宵虛北方玄武七宿之中以秋分之昏見于南方亦曰殷者秋分當陰中也夷平也秋涼暑退人氣平夷也毛毨毛落更生新鮮也凡此皆天時西成之氣驗乎此而知所平秩矣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郁）鳥獸氄（冗）毛

幽都北極背陽之地故曰幽幽在察也朔猶蘇也天氣

行北萬物死復蘇也易更也物蘇更始故曰朔易如立冬冬至大雪小雪之類教民改歲之事皆所謂平在朔易也日短者日行南陸晝四十刻也昴西方白虎七宿之中冬至之昏見于南方亦曰正者冬至陰極子位正陰也隩室中深處天氣寒而人民深居也氄毛毛細柔溫煖也此朔易之氣驗之幽都可知者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又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離百工庶績咸熙

咨嘆辭有嘆而告者咨羲和之類是也有嘆而問者疇咨若予采之類是也暨及也羲暨和總命四官也

四時一周曰朞六旬六十日也三百六十有六日者一歲二十四氣之全日也每月三十日分二氣十二月二十四氣當爲三百六十日外多六日者周天三百六十五度零四分度之一一日按天一度是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每日百刻則四分日之一爲二十五刻亦準一日故爲三百六十又六日按天一周是爲一歲也月所以十二者天旋地外日旋天中較天行稍遲每日一周天而不及天一度天行進一度與日會是爲一日而月之行比日又遲每日行不及天者十三度有零積二十有九日半反退與月

遇是爲一月遇周十二次是爲一歲十二月也然月有大小何也每二十九日半月及于日兩月各二十九日又各有强半之日不可分故合兩半而成一日是以一月二十九日一月三十日也所以置閏月者一歲二十四氣每十五日零二十五刻交一氣二十四氣該三百六十又六日而一歲十二月之日止三百六十外多六日是爲每歲氣盈之六日也一歲之月與日會者十二次而每月之日不能實滿三十輒復遇朔通計一歲之月實少六日是爲每歲朔虛之六日也月少六日是日又多月六日也氣盈多六日

者多于一歲三百六十日之外朔虛少六日者又多于一歲十二月之外總之皆日多也氣盈不置閏則盈者益盈而日漸贏朔虛不置閏則虛者愈虛而月漸縮積三年則多三十六日可置一閏矣五年則多六十日可再閏矣閏之言閏也參差之義又閏之言潤也浸積之義三年不置閏則歲差一月久之則四時乖歲功不成故堯命羲和曆象置閏以定時成歲則百職信理庶事熙明也項氏曰年以日月十二會爲一周故止于三百五十四日而成年歲以星度中朔術爲一周故三百六十六日而後成歲蓋五年餘

兩月而後五氣備度始周所以再閏而無餘日七閏
而無餘分也
天者神氣之合大塊萬有之光華發揚于上如人體
堅固其精爽抱形不離故天常包地左旋左旋者自
左歸右東出西入也天無體以二十八宿環列為體
二十八宿旋轉即是天轉日月星皆逐天左轉所謂
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者非天原有此度以日
行所不及漸約而成度也天在外轉日在內逐月又
逐日日逐天每一晝夜落後少許以天體計之每日
不及天者三百六十五分中之一日是為一度每一

日退天一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退盡復遇天于初處是謂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零一歲三百六十五日有零本此也月陰精遲緩每日行不及天者十三度有零其不及日者十二度有零一日退天十二度零約二十七日退盡天一周復與天遇于初處又遲二日爲二十九日有奇乃退遇日是爲一月也月與天會者大約一年凡十有三而與日會者一年凡十有二與天會者無用而與日會者四時所以定也寒暑晝夜皆生于日天以三光爲用而月星辰皆宗日天爲元氣之統高峻無極日爲天主故行不遠于天

而月以陰承陽故其行常畢于日而遲然而月之會天反數日之會天反疏者何也蓋天行甚速日月皆不能及其與天會皆退而遇之非能進而及之也非日月果退行也天進過處卽成日月退處日退少故其遇遲月退十餘倍于日故遇最速曆家以天爲東轉日月西行是以其退爲退也嘗以易理推之八卦之運皆始于東南終于西北故帝始出乎震終成乎艮自左歸右其理昭然氣機變動原自不齊假如天與日月星辰無少參差則不成造化祭義曰陰陽長短終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故天度必有零日行必

少一度月不及日皆造化之自然也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上聲齊曰胤孕子朱啟明帝曰吁嚚銀訟可乎

疇孰通咨嗟問也若猶宜也時是也問誰哉宜是升用者放齊臣名胤嗣也朱堯子丹朱啟通也資性通明也吁怪歎辭言不忠信曰嚚訟爭辨也雖有明通之資利口彊辯不可用也

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都曰都共工方鳩僝剗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采事也堯問誰宜任予事者驩兜臣名都歎美辭共

工官名鳩糾也僝衆也方糾聚衆功稱其敏幹也堯言其爲人也靜則善言用則行違貌飾爲恭行事滅天理不可用也

帝曰咨四岳湯湯如字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袞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皷上族岳曰异異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四岳官名主四方諸侯之事蓋一人領之湯湯水盛貌洪大也割害也懷包也襄乘也陵丘陵言水没山陵也滔天水連天也俾乂使治也僉皆也鯀崇伯名

咈不然之辭方不行也圓則行方則止命令也圮敗也族類也鯀爲人很愎自用事上不順與衆不和也异者强舉之辭試之乃可知也堯于是使鯀往九年功弗成舜殛之堯先知過諸臣遠矣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圭汭芮嬪于虞帝曰欽哉

古人自稱皆曰朕堯十六歲自唐侯爲天子在位七

十載時年八十有六庸命謂事上忠順非鯀之方命丹朱之傲比也巽遜通以帝位遜授也否鄙通忝辱也明明明舉諸臣在位明顯者揚德稱帝位雖在微賤揚舉之無擇于貴賤也側陋卑下也帝心知有舜然舉必先廷臣而後及側陋者以天下之大與庶人古所未有故必自廷臣始廷臣不敢當而後及其餘曰吾不擇貴賤而後衆乃敢舉舜也舉出于衆而後帝之用之也公師衆也錫猶貢也予也上命而下貢下獻而上賞曰錫猶禹貢揚荊豫之言錫貢也無妻曰鰥俞者喜悅之辭言予亦聞之而其人果如何也

瞽舜父名頑不仁也嚚不信也象舜異母弟也傲很也諧和也烝烝上進罔覺之意乂治也格𢓜通扞禦也姦惡也在內曰姦如謀浚井焚廩之類防禦過則傷恩舜怡然順受而和之以孝精誠上達烝烝然如氣氤氳升潛乎嘿化父母之頑嚚弟象之傲自然乂治初非有待于防禦禁格也蓋眞仁純孝感動于形迹之外而自然冰釋格姦而乂人可能也烝烝乂而不格姦非聖神不能女以女妻之也時是也刑法則也釐𨨏也詩曰釐爾士女降下也謂下嫁也嬀水名汭水北舜所居也嬪婦也欽哉者堯女舜而命舜之

辭按諸臣薦舜曰鰥是欲帝女之也堯館釐以女君臣之間篤信如此千古遭逢無如堯舜千古不復有舜尤不復有堯矣是以史臣紀二帝同典也

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此承上文我其試哉之事徽和也五典五常也愼徽謂使舜和五常教民而民無違教蓋司徒之官也揆度也揆度百事宰衡之職也下文舜咨百揆僉曰禹作司空則唐虞之百揆即司空也是時水土未平故司空首百職舜相堯禹相舜皆爲之賓禮客也四方

諸侯至者以賓禮之蓋宗伯之職也四門四方賓至之門穆穆肅清也大麓深山茂林也洪水方割使舜相山澤出入林莽遇暴風雷雨不迷亂失常也此四者即孟子所謂天與之人與之雖四岳庸命何能及此乃所謂明德無忝帝位者矣

按孔書分帝曰欽哉以前爲堯典于愼徽五典上增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六語二十八字合下別爲舜典說見孔書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隻帝位

舜讓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格感召也蓋相知之深而屬以心腹之辭底猶至也詢問汝以事而考質汝所言至可成功于今三年久而益信明非嚚訟庸違者比也自古聖人觀人惟言與行舜以此知舜故使升陟帝位舜謙讓已德弗堪繼嗣至正月上旬堯進舜于文祖廟付以天下堯老託舜終事孟子所謂堯老舜攝也文祖堯祖也

凡言格者抵至通透之意古字格與假聲近空虛曰假貫徹曰格假者轉移格者更變義亦相近凡言底者極至安定之意或从厎上無點訓致有如底平底

續底至底豫之類何得作致訓孔書襲用訓詁耳

在璿旋璣玉衡以齊七政肆類于上帝禋因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此以下皆舜攝政之事在察也璣衡觀天文之器璿玉也璣以玉爲機轉運以象天體也衡以玉爲橫軸以貫璣也漢以來謂之渾天儀璿玉者珍重之名七政日月五星七者經緯運行天之政也堯欽若昊天舜攝堯事亦首天時政莫大乎此肆猶遂也類祭天神也天象無形以氣爲類如東郊祭春南郊祭夏各

以方類也禋煙通香氣也古者宗廟之祭焚蕭與脂使煙氣旁達合神于漠故謂祭爲禋六宗羲黄以來列聖之當祀者其目未詳宗尊也或云虞氏宗廟三昭三穆也祭法有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爲六宗愚按此言上帝爲天六宗爲人山川爲地周禮天神人鬼地祇之說本此不得以六宗爲天神明矣望遠望爲壇以祭也山川祭法謂山林川谷出雲爲風雨者也類禋望皆取潛通義類象也禋氣也望觀也偏周偏也羣神謂丘陵墳衍先賢往哲之類輯斂而合之也五瑞五等諸侯分封之圭舜既攝行天子事則斂

甸諸侯首覲先斂其圭以考信也既月月既望蓋正月之中旬乃日擇覲日也四岳總領方岳如後世大監二伯也羣牧十二州牧也班瑞既覲復還也羣后畿甸諸侯也若四方之諸侯則巡守肆覲而岳牧與中諸侯先覲也按孟子謂堯老舜攝堯在舜未嘗爲天子然祀天覲后皆行天子事何也祖廟受終堯固以天下與舜廷臣師錫天下固以天子望舜矣其卽位改元雖在堯崩之後而其行天子事則自受終時始矣豈其非天子而敢爲天子之事乎自古惟堯之于舜爲然故孔子贊其蕩蕩則天史臣以舜典從堯

明始終一體之義若夫舜耄倦勤則孔書因襲附會
之說耳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
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
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
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
禮歸格于藝祖用特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
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巡守之事前此或未有也舜以側陋師錫堯老代終
欲親為撫循其民而任其勞後遂以為常典耳歲二

月卽朝岳牧之交月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法天時也東岳岱山南岳衡山西岳華山北岳恆山中岳嵩山不言中岳者中諸侯先覲則中岳已先望也岱獨云宗者東爲帝首出之鄉也柴燔柴升煙以告至也望秩望名山大川脩常祭也秩常也祭有常典故謂之秩東方之祭亦猶畿甸之類禋望也肆遂也東后東諸侯也協合也時謂四時月謂十二月正謂歲首日謂三百六旬六日此中明曆象也律謂六律截竹爲十二管圍九分中空徑三分有奇陰陽各六長短有差相間吹之以正五音者也度量衡皆本律黃鍾之

管而生黃鐘之管長九寸以秬黍實之每黍一粒其廣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是謂五度黃鐘之管容秬黍千二百粒爲龠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是謂五量一龠之黍重十二銖兩龠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是謂五權同者較之使齊也五禮謂五等諸侯朝覲之禮如下文王帛贄皆是也五玉謂五等諸侯之瑞玉即圭也三帛謂貢幣也帛牲皆所以贄諸侯有五等而幣帛惟三等謂大國次國小國也二生一死贄謂諸侯來見所贄牲牢每品以三

爲卒內用一死者告殺且戒不用命也五器即五玉如者始至弁納覲畢各如器還之不亂也孔子曰唯名與器不可假人即此意五玉亦猶畿內之輯瑞如五器亦猶畿內之班瑞卒謂東巡守畢乃復復之南岳也猶論語則不復也之復一方事畢復之一方也四岳旣徧乃歸告至于藝祖廟堯大祖也藝樹也始建國之祖特一牲也五載一巡守定期也羣后四朝謂四年之內四方諸侯述職來朝于京師也敷陳也奏進也陳進以言諸侯以爲政之謨陳于天子也明試以功天子考徵其治事之功也車服以庸錫之車

駒服色旗表其功用也協時日以下天子適諸侯之事數奏以下諸侯朝于天子之事夫舜以一歲之內周行天下萬有餘里可謂勤巳然當時不以爲擾後世頌其無爲者何哉孔子所謂有天下而不與孟子謂飯糗茹草若固有之王通氏謂儀衛少而徵求寡宜其用不費而民不勞也禹踵而行之勤儉無異于舜故夏民有一遊之頌後王以世胄在位無舜禹之恭儉欲踵巡守之事鮮不敝矣況于周穆王秦始皇之甚焉者乎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堯時天下九州冀兖青徐荆揚豫梁雍也舜巡守以冀青二州地廣割冀爲幽州并州割青爲營州是十有二也肇始也封表也十二州各封表其境內名山爲一州之鎭濬疏通也川十二州之川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省)災肆赦怙(戶上)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象示也猶周禮懸治法于象魏使民觀象之象即律令也典常也流宥以下六條皆所謂典也流放竄也

宥寬減也五刑墨劓剕宮大辟古謂之肉刑用刀鋸割截人肢體刑之重者本盡尤三苗之法後世襲用之說見呂刑至舜始宥而易以流也其次鞭其次扑其次贖其次赦犯五刑者憐其無知企其改圖故放流之以責其終不悛然後卽其地殺之如四凶是也其次鞭刑垂革條于木末官府拷訊之刑其次扑刑用榎楚二物教誨戒飭之刑其次贖刑小過使納金有差刑之最輕者猶未赦也過誤爲眚不幸爲災則縱肆舍赦之并贖亦免矣所以然者無非企民之令終耳至終不肯悛或恃上之寬或憑己之狡或一人

而屢犯或他人而故作是有心怙終爲賊而已賊則殺雖其身首鞭扑不足金不贖赦不及矣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史臣贊舜好生之心是制刑之本也共工驩兜三苗鯀罪皆當五刑始皆流宥至于怙終乃殺之天下所以戴德畏威咸心服也幽州北裔崇山南裔三危西裔羽山東裔贖刑者非贖五刑與鞭扑贖自爲一刑也金不必皆黃白銅鐵亦金也贖必有等洪荒之民貲省金多故贖爲輕刑與呂刑贖法異或曰堯不誅四凶何也天下事非一聖人所能兼罪惡未盈聖人亦不忍先發放流能改雖舜亦將宥之

耳故堯之不誅與舜流宥之意同肇州封山濬川者

巡守之事象刑誅凶者明試考功之事也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

八音

自正月上日攝位至是二十有八年堯乃崩殂落者

人死魂殂魄落也殂逝也落僵仆貌畿內百姓如喪

父母四海三年之內凄寂無音樂哀慕之至也遏絕

也密靜也堯十六爲天子在位七十載試舜又三載

老不聽政又二十八載享國共一百有一年壽一百

一十有七歲史臣記于此故帝典本爲一篇也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此以下舜即帝位以後事舜之勤勞已備于攝政二十八載之中即位以後分命九官十二牧無爲而治矣月正正月也元日朔日也堯喪之明年正月朔舜告于堯祖廟乃即帝位即位而詢訪四岳開登俊之路徹壅蔽之私賢才登庸聰明四達所以垂衣裳而天下治也四岳主監視四方故以耳目詢之十二牧十二州之牧舜嗟告十二牧曰食哉言民生在食也

惟時言足食在時也農不失時則食可使足牧職養民故以此告之柔遠能邇以下四語史臣贊舜之辭于民遠者柔而撫慰之近者能而馴擾之惇厚其德允體其元元善也仁愛如此至于任用羣臣如四岳九官十二牧蕃之于始又考之于終其難其慎不敢忽易所以衆正布列致治之效至于有苗格蠻夷率服也下節乃言任人之事蓋君德盡于體元可以自勉治天下在于得人尤難輕任故知人如堯四凶猶在焉得不難天地無不包日月無不照故二帝同德一體也皐陶謨曰知人安人惟帝其難之人主既惇

德允元又知人善任于治天下何齊樊遲問智仁聞孔子之言未達即此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皐陶帝曰俞汝往哉

此以下記舜任人之事首稱舜曰所以別于堯也後稱帝者堯崩舜始稱帝也奮庸奮起登用也熙光大也帝指堯載事也謂禪授之事百揆見前作司空即宅百揆也六合曰空于時海內昏墊欲消除之故曰司空舜以司空受終亦欲以司空宅賢希堯之事也

亮采明事也惠順也疇衆也言明庶事而順衆心也
平水土謂平治洪水則壤作貢皆司空之事時是也
懋勉也勉爲是平水土之事蓋唐虞之世事之艱大
莫如水土百官之職莫重于司空而廷臣之賢未有
過于禹者故僉舉禹而舜首命之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帝曰契薛百姓不
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寛帝曰皐陶遥蠻
夷猾夏寇賊姦宄癸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
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此因上禹舉三臣帝分命之也棄契皐陶皆人名后

稷司徒士皆官名后稷主農水土平則可耕故次命稷司徒主教衣食足則教化興故次命契士主刑民不率教則犯刑故次命皐陶阻厄也品級也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五者之品級也遜順也五教五品之教親義序別信也在寬謂勞來匡直輔翼自得也蠻夷三苗之屬猾亂也夏大明也中國之稱盜曰寇害曰賊內曰姦外曰宄服被也謂加刑也就即也謂行刑之地輕則于朝重則于市又重則投屍原野為三就也五流謂當五刑者宥而流之宅地也居安置也遠者四裔其次千里外又次境外為三居或曰綏

要荒皆遠地也允刑當罪也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殊斨鏘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卑帝曰俞往哉汝諧

百工所以利用共工掌之帝問誰宜爲共工之官者衆舉垂垂讓殳斨伯與三臣而帝謂垂諧也山林澤數草木禽獸所生虞掌之衆舉益益讓朱虎熊羆四臣而帝謂益諧也諧猶宜也蓋人名殳斨是巧能制器者也然爲共工者何必自爲工人名虎熊羆是力

能格獸者也然爲虞者何必自爲獵諧與不諧不在手足材技之末故垂益之命終不改而此六人者亦卒不得與二十四人分命可知聖人任官之意用人之法矣益伯益節柏翳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淸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烏予擊石拊撫石百獸率舞帝曰龍朕堲節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

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水土平民旣富且教刑罰淸而財用足品物咸若則
禮樂可興矣禮先故命伯夷樂後故命夔治不忘戒
納諫遠佞故命龍夷夔龍皆人名秩宗典樂納言皆
官名三禮卽三綱或曰天地人之禮秩宗禮官寅敬
畏也人心正直則淸明邪曲則昏亂早夜敬畏肉志
端莊則神氣淸淨而天地人神無不感格此禮之本
也冑子元子古者冑子入學樂正教以歌詩舞節調
其血氣而養其性情蓋聲氣和則性情和肢體柔則
血氣柔故古人無日不歌咏步趨必按節笑語必中

度世胄之子血氣未定常多傲虐教使直而能温勿傷峻厲也寬而能栗又不虛浮也斯二者和平之德若夫好剛而殘虐簡率而傲很則乖戾之德也故當教之以詩歌和之以聲律樂由人生絲竹金石皆本于肉五音六律不違于心詩者心之志其志正其言温樂之本也歌者即詩言而永使悠長不急不促無虐傲之氣者也聲樂聲即比于歌而與同其永者也律六律所以和聲而作樂也以六律長短清濁高下相生調和其聲音使金石絲竹之類成文不亂繹如皦如無相奪倫以此作樂則本諸人心之和而聲氣

應不徒鐘鼓羽籥之文精神感格神人交暢矣典樂
設教宜如此夔於是歎美帝德言已擊拊石聲百獸
感而率舞非帝德直溫寬栗無虐無傲詩志言永諧
之效與則信樂之本于德矣石磬屬八音唯石聲礎
以立辨硜故易乖辨故難合擊拊石而百獸格則八
音諧神人和可知堲疾也封閉之意禮夏后氏堲周
古人以甎封棺曰堲讒人乘間須堲閉之也殄絕也
殄行絕使不行也讒說譸張擾惑衆心所以欲堲而
殄之納言諫議繩糾之官如後世司封駁彈壓者節
今之科道通政也有聞則入告謂之納言所以防壅

廠達聰明也出者宣而布之納者入而復之惟允謂當人情合事理使讒說不得眩惑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二十二人謂四岳九官十二牧也時是也指所命官與所告之事言各敬此以明天之事也稱天者無私之謂三年一考諸臣治事之績九年三考則賢否勤惰久而攸分治行著者升崇以陟其明職業隳者擯斥以黜其幽是以賢能競勸而庶績皆熙明姦宄屏

跡而三苗分北苗民屢叛南荒分其頑梗者竄于西北三危之地而服化者留之故曰分北亦幽明之義也三十召用歷試三載攝政二十八載是堯舉用在位凡三十年也堯崩即帝位又五十載舜年蓋百有十歲陟行方岳崩于蒼梧之野周書立政曰陟禹之迹方行天下亦謂巡行陟方也或疑舜耄倦勤未必南巡守按耄期倦勤孔書之辭亦未明言禹代舜巡守也大臣行天子事不可爲常故舜特有堯北面朝之語禹之相舜未聞有攝政朝覲巡守之事南巡者猶舜也〇或云分北北當作分背古字通用謂離背之

也

皐陶謨

虞臣先禹禹旣受禪而虞史成于夏故謨首皐陶而包舉五臣論語云舜有臣五人卽篇內禹皐陶益稷夔也不及契豈契先諸臣卒與按此篇所載多皐陶語唐虞官人安民舜恭己無爲而治其道皆備孔子告樊遲問仁曰愛人問智曰知人擧直錯枉其說皆本此子夏云舜有天下選於衆擧皐陶不仁者遠孟子敍堯舜之道亦惟曰禹皐陶見而知之世儒疑獨擧皐陶爲未備孔書遂割帝曰來禹以下別爲益稷謨陋也古者典刑必以士士察也士文學而察理故

刑官爲理虞庭斯文見知莫如臯陶故臯陶爲士陳謨而禮樂刑政兼舉所以爲見而知也此篇立言大旨在謨明弼諧而所記五臣與帝言將順之意少拂違之志參何也譬五味異而後羹和五音異而後樂和五官異而後心志和故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易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各有合天地帝王其道同逆而相成故以儆戒爲無爲咸憲并用不剛不柔簫終繫樂成其爲諧和之至也韶舞象功昭德千古獨隆以此夫古史用意精密孔書割裂而此義泯矣

曰若稽古皐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皐陶曰都慎厥身脩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玆禹拜昌言曰俞

曰史臣言也若稽古皐陶者考于古人臣中若皐陶也曰者史述皐陶與諸臣共論于帝庭之語也行道曰迪允迪厥德謨明弼諧二語一篇之要言人君信能迪行厥德其臣謀謨明而輔弼和天下治矣禹然之而問其詳皐陶先歎美而後對也君身為本謹脩其身思永無怠脩身以道惇厚倫敘親睦九族為政在人進庸羣哲奮勵輔翼脩身親親尊賢三者治天

下之大本能如是則由身以及家由家以及朝廷邦國篤近舉遠故曰邇可遠迪德明謨道無逾此故曰在茲禹所以拜而然之昌言盛大之言

仲尼祖述堯舜脩明六籍以詔來學而論語二十篇與羣弟子言莫非脩身惇倫之事大學齊家治國平天下脩身爲本中庸論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三德五道九經皆原本臯謨後先一揆故其刪書自帝典而下首此篇以爲萬世論學論治之宗要也

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

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
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臯陶言美哉君德惟在智能知人仁能安民仁且智
所以允迪而脩身也知人所以明謨而諧弼也安民
則遠邇順治矣禹曰吁者難之之辭言人君旣知人
又安民若是則備道全美雖以帝之惇德允元而尚
難任人葢能知人則明至而哲官無失人能安民則
仁溥而惠民皆懷上吏和民懷則凶頑可無慮讒諂
可無畏矣仁哲如帝尚憂四凶㘽讒說若何易之孔
甚也壬大也巧令覆人邦家害甚大也夫舜之放驩

兜遷三苗堲讒說無非以知人安民耳然諒聖人之
心以殺勝殘其于惠哲之道終覺未盡所以爲難惟
能其難故能無憂禹言及此亦思其難耳與臯陶允
迪慎脩意正同非以臯陶言爲不然也
臯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
禹曰何臯陶曰寛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
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君德非剛不能運其明非柔不能保其惠未有狂躁
而能安民未有優柔而能用人者故哲與惠不剛不
柔中和之道臯陶所以陳九德也亦行有九德君自

行也亦言其人有德以此官人也言其人則必言其
有某德言其德乃言其有某事某事也載則也采事
也采采者歷數之辭寬綽者多虛浮栗則寬而堅貞
柔順者多頽廢立則柔而振起愿愨者多麤野恭則
愿而謹飭治亂者多馳驕敬則亂而戒愼馴擾者多
退縮毅則擾而精進直方者多徑情溫則直而和易
簡畧者多撲棱廉則簡而分辨剛勁者多迅疾塞則
剛而斂含彊梁者多任氣義則彊而順理此九者惪
哲全美仁知兼盡能行著彰明使無偏蔽又能始終
有常則無不宜而吉矣

德雖有九厥惟一中九者數之極造化人事之分段也數至九而演故曰九約之即惠哲即和柔推之則百行萬善无適不宜學者會其旨勿拘其數若夫子之言九思得其要一思可無思亦可矣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此言以九德自脩官人安民也三六云者言于九德中三分有一可以保家三分有二可以保國九者全備可以安人安天下用人與自脩大約皆然曰猶恆

也宣布也浚明深治而行著也有家謂可用爲大夫嚴祗敬皆慎脩之意亮采明彰政事也有邦謂可用爲諸侯翕受敷施謂天子身兼九德以施于用也九德咸事謂人有九德咸使用事也如是則俊乂在官僚寀相師法百度皆合宜所謂謨明弼諧能哲能惠不剛不柔允協于中以調元贊化如五星行天遲速緩急各順其軌而四時序百物生也撫猶順也用人如此則庶功可凝聚矣夫德者日進無疆大夫諸侯限以三六何也蓋此九德言三亦六言六亦九其要惟曰剛柔正直允執厥中即箕疇謂乂用三德也故

能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者則亂擾直簡剛彊亦必無乖戾之失能六德者則簡剛彊益可知必言九者中和萃美非定執其數以較多寡也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此又言脩身惇族庶明勵翼之事而官人安民在其中矣天子政教之宗羣后之表天子自逸欲是教諸

侯以逸欲也幾事機也天下事機皆在君身一日二日萬幾言不測也君執機臣執行君主之臣分之勿爲逸欲以空曠庶官可也凡天子之事皆天事天子與庶官皆代天行事君何曠之天工有禮教有政事禮教在和衷政事在勤勵禮莫大于五常典常也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天所敘也勑正也我惟正之使惇厚耳其親疎貴賤隆殺謂之禮禮履也天所秩也秩猶品也庸常行也我惟率而常行之耳惟君臣無逸欲同心寅畏協齊恭敬調和乃衷則誠意周浹天人合一秩序非虛文而教化可興矣政莫大于命討

有德者天所命也有五等之爵則有五品之章服章服色也有罪者天所討也犯五等之罪則用五條之刑莫非天也苟君臣逸欲愛憎任意護謟在位凶頑倖免官失職而民受害矣懋哉懋哉者勉勵之辭懋勉也此官人安民之道其幾在君心而兢業爲本其權在上天而敬民爲要惟天耳目聰明其耳目即民之耳目也惟天明察威嚴其明威即民之明威也天人一體通達上下故秩序命討人即是天聰明明畏天即是人撫有四海可不敬哉畏與威通

皐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皐陶曰予

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惠順理也厎猶終也未有知謙辭也思曰者心口自語也贊助也襄駕也詩云𢽬時仔肩即贊襄之意言君所承載者重而臣輔助之故曰贊襄贊贊襄者言助其輔弼云爾即篇首弼諧勵翼之意

孔書自此以上斷爲臯陶謨下爲益稷謨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臯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 玏 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曁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曁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

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皐陶曰俞師汝昌言
謨者臣爲君謀也此篇記五臣所以弼舜之謀皐陶
陳九德脩身親親尊賢敬天安民備矣故禹不重陳
但自言其治水之事以明臣職之當詳進幾康之戒
以見君道之有要君執本臣執末君無逸欲則庶明
勵翼而政舉所謂邇可遠在茲也故皐陶一謨五臣
咸在各攄其忠而嘉謀咸集所以爲謨明弼諧也來
禹者帝因皐陶言終復問禹也都者美帝之好問也
思曰孜孜即皐陶所謂無逸欲官人安民之本也孜
孜勉敬也禹謙己無言而此一言實約而要矣皐陶

曰吁者驚歎辭蓋君道在官人一日二日萬幾非一人聰明所能辦而必曰孜孜所以作聞驚歎也知禹自有說故問如何蓋所謂日孜孜者君勞心臣勞力君無逸乃志臣無曠乃官則君臣之間各日孜孜矣故禹舉己治水以明庶官之事皆墊者林水翳塞之貌乘載者乘載以行也四載者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春山乘樏雷也隨山刊木者平地水漫循山而行伐木通路也暨益者時益作虞掌山澤故刊木與俱也奏進也作也庶衆民也鮮食肉食也山林既通進庶民使之搏禽獸而食以充饑也先決九州之川

至于海後濬畎澮之水至于川距至也畎澮田間水溝小曰畎大曰澮水平則土可耕稷掌農故時與之俱也播布種也艱食鮮食者禽獸搏取盡鮮食亦艱難也乃進衆民使之用力遷有就無變化其所居積農末相資然後衆民知耕耨食五穀萬邦乃興治禹所謂日孜孜者此也苟少自逸欲則曠厥官而事亦罔功矣故皐陶然之謂人臣自盡宜爾所當師法也

禹曰都帝愼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書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禹既言人臣勤勞之事而恐人君以煩密爲孜孜則

失官人之道故復歎美之呼帝告之爲天子與庶官異也位帝位愼乃在位卽孜孜之意安汝止言君道在安靜自得所止也汝者反求之辭幾者應事之端康者宅心之體言人主當恭已守正寡欲淸心則神氣安定不遷而無憧憧之擾子云爲政以德如北辰居其所老氏亦云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非枯槁其心也其中有幾惟安止則神靜而明炳隨感順應可與幾矣物至坐照應有常而神不擾精不役可謂康矣明主恭默無爲其輔弼之臣直道無枉左右繩糾以匡厥辟如是惟不動動則合人心而天下大應先

事而待君以志矣由此格天受福豈必如庶官事事
親執乃爲孜孜乎蓋有幾康之君自有代工之臣居
敬行簡恭已率物官人安民之謨宜爾也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帝曰臣作朕股肱
工耳目予欲左聲去右聲去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
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句藻
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
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予違汝
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
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并生哉工以納言時而

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承上文禹之告舜者至矣盡矣而舜乃驚歎者何哉蓋安止幾康似違孜孜之義而四載勤勞以自盡不以責君苟其君以安止爲便忘惟幾之愼其臣以代終爲勞無弼主之忠其于治遠矣故聞格天承休之言不敢遜于心吁之而戒其臣以爲鄰望其鄰于爲臣蓋天下至大不可以一人理猶通都大野不可以一室居君必賚臣猶居必賚鄰臣事我而鄰則比我也君於臣相臨而鄰與鄰則相助也苟臣爲鄰鄰爲臣則孜孜勤勞者代天之工而安止幾康者無爲而

治舜所以戒臣卽禹所以戒舜之意也作股肱耳目以下皆望臣以鄰之事汝指臣鄰因禹言汝止帝亦言汝翼汝爲君臣交儆之辭也翼爲明聽卽股肱耳目也左右猶佐佑護持也翼手扶卽作肱也宣布也爲行也卽作股也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花也蟲禽鳥也七者皆象也畫于宗廟之彝會繪通畫也彝夷通常器鐘鼎之屬此以上皆古人器之象也藻水草色青火色赤粉屑米粒色黃白白與黑曰黼青黑曰黻六者皆色也絺薄繪卽今方目紗繡刺紋也以薄繪刺繡五采彰施于五色之衣如月令五衣

之類施繡紋于衣也此以上皆古人服之色也器尚
象服尚色明者辨其象別其色即作目也六律十二
管所以求聲五音宮商角徵羽所以合音八音匏土
革木金石絲竹所以作樂在察也忽亂也樂與政通
審音則治亂可知也宣于下曰出獻于上曰納大師
陳詩觀風納也樂用于朝廷邦國出也五言言合于
五聲者詩也即所謂歌永言聲依永也聽謂聽樂知
政即作耳也凡此四者汝順而助之其他違理汝拂
而弼之寧面違無面從寧面有言無退後乃言如此
則諸臣前後左右相維眞四鄰也欽者丁寧之辭以

發下文戒飭之端苟臣忘四鄰之誼而面從是庶頑讒說也時是也不在是謂不在翼爲明聽弼違之數者將如之何必知人乃能官人故行射侯之禮以訓其德不率則扑責之使記其過又書其罪狀以俟其改無非欲容保訓迪使并生于天地之間而已工樂工納言卽獻納之五言詩可以興颺之謂宣揚勸戒之也格改行也承進也庸用也改則進用之不改則刑威之此皆儆庶官之法舜所以爲此者亦懲創于四凶之不率耳鯀旣殺而任其子故諄諄戒以弼直禹亦諄諄述巳之不敢怠及丹朱之不肖殄世其意

可知虞廷君臣之間嚴而泰和而敬如此
汝兼指四鄰諸臣或謂獨任禹非也蓋讀之所主者
在庶明弼諧使四鄰諸臣皆如耳目手足一體以奉
元首也若止責禹一人非弼諧之旨欽四鄰之意
鄭康成解服色執此章爲據按經文非專指服色也
制器尚象而日月七者皆象也正服辨色而藻火六
者皆色也今附會周禮五冕皆以爲服色未然其訓
華蟲爲雉宗彝爲虎蜼但粉米爲一物尤未然夫華
之爲花也蟲之爲蟲蛾也甚明何據鷩冕而定指爲
雉蟲之華者多矣鸞鳳孔翠亦華蟲也宗彝之爲廟

器甚明何據毳冕而懸斷爲虎蜼獸之有毛者多矣犧尊兕觥亦宗彝也粉米之爲二物昭然言粉又言米豈得謂米卽是粉世有古今制有沿革卽使周冕有五衣裳有九果取諸山龍黼黻虞時未嘗畫以爲服而强虞從周亦非也況周禮後世之書未可盡據顧命言冕亦無鷩毳等名其謂麻冕蟻裳蟻卽蟲也餘詳周禮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句同日奏罔功無若丹朱傲惟

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額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鐸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皐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

承上舜與臣鄰儆戒交脩所以無為而治故禹盛稱帝業而陳保治之戒俞哉者然而不盡然之辭蓋帝欲用射侯書撻之法以威庶頑是畏孔壬而于人皆安止幾康之道未盡也故呼帝告之蒼青黎黑皆視

遠之色黎獻黎民之賢者時舉猶是用敷納猶敷奏使各陳其爲治之謨以進而觀其所蘊也明庶明試庶官也三者皆馭臣之典考其言明其功賞其能而人自競勸矣前言惠哲知人安民後言率作屢省皆以此爲安止幾康之道夫子言仁智舉直化枉皆本于此讓即協恭允諧之意時是也敷布也言帝若不用此道以布之治而徒憂庶頑不格雖日進諸臣侯明撻記同歸于勞而罔功蓋君不惠迪徒法無以堅讒奚貴爲安止幾康乎勿若丹朱傲以下儆帝兢業以保治也予創以下申言已爲臣孜孜即共惟帝臣

敢不敬應之意以答帝庶頑之戒而禹之爲臣忠敬勤慎亦可見矣蓋以堯之聖神丹朱不肖至殄厥世以鯀之方命故禹孜孜思蓋其愆所以自明者非誇功也身先四鄰而仰體庶頑之戒也虞廷君臣交儆所以惟幾惟康天下順治矣丹國名朱堯子名傲虐是作言不肖也額額不休息貌水行舟即孟子所謂流連之樂也殄世不得繼世爲天子也蓋舜之天下本丹朱之天下禹論興廢之故以進戒猶詩周公舉殷適以戒嗣王云爾堯舜禹三聖人所處父子君臣間跡畧相似禹言及此其儆惕之意深矣塗山國名

禹娶其女爲妃辛壬癸甲四日也娶婦四日遂往治
水啓禹子呱呱兒泣聲言啓初生巳亦不暇撫視也
荒大也度謀也弼成輔助成功也五千五服之地四
方相距各五千里州十二師者舜分九州爲十二每
州推一諸侯之賢者爲牧以師羣后也薄盡也五長
蠻夷之長四裔言五長各建官如五服內也各迪有
功言四海五服孜孜開迪各有成功惟苗民頑梗弗
肯就治巳雖日孜孜而庶頑猶有未格者明非侯明
撻記所能盡化也亂伏于治安不忘危故戒帝念之
帝納禹戒言開迪我之德教立師建長皆汝安人之

功有叙也其庶頑不格者皐陶方敬承汝建官之敍施象魏之刑以懲不肖則賢否功罪惟明庶幾惠哲兼盡孔壬可無憂蓋望之以各自盡亦鄰哉之意也聖人所以終不忘刑者仁智威惠并運治天下之明謨也虞廷諸臣功莫高于禹繼禹之事莫如皐陶故虞史屬皐陶而明謨弼諧始終必稱之也

按此篇脉絡貫注義理縝密尋繹首尾語皆照應大旨在謨明弼諧君臣之間皆以拂違成其諧和非舜之爲君眞有可違禹皐陶之爲臣必俟明試也惟其兢兢業業交相勵翼以舜之惇庸而儆頑不廢刑威

以禹之勤敏而告君惟貴安止以皐陶之明允而陳謨必先和衷皐陶明刑而夔遂言樂帝歌股肱而皐陶先元首皆反其所求補其所偏如耳目手足不相襲各司其官所以爲謨明弼諧成協和之治爲古今立政之宗也光天之下至于敬應卽前邇可遠乃言庶績之效故下文以夔與樂帝庸作歌終之治功成而韶舞作次第井然義理精融潛玩自得世儒疑文辭不屬以孔書割裂爲是失其解矣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竹敔語笙鏞以閒鳥獸蹌鏘

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烏予擊石拊(撫)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啓)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星上聲)乃成欽哉乃賡(庚)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坐上聲)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承上文天下敬應帝德時敷禹功攸敘皋陶刑明則惠哲兼盡官脩民安治定功成而樂作矣史臣記夔言于篇終誌韶舞之盛見舜功德之隆所謂成于樂

也夔言亦寓獻納蓋盛德煬和神人感格下及鳥獸莫不向化而況于人所為謨明弼諧故以明良交儆終焉戛擊也鳴球玉磬也石聲硜擊之戛然也搏拊也以指彈之拊以手循之玉聲琴瑟皆堂上合歌之樂歌必于堂上貴人聲也磬琴瑟皆所以比歌也祖考來格感鬼神也虞賓謂丹朱舜不臣堯子而客之也在位在賓客之位有靖共之誼而無反側之思也夫丹朱何以在此位以此思樂樂可知也詩商頌云我有嘉客亦不夷懌周頌云我客戾止永觀厥成皆此意也大雅文王之詩曰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因先

代之後替興亡之戒也帝王祭告作樂則賓客諸侯
皆來助祭羣后即諸侯德讓揖和衷下堂下管籥屬
奏于堂下也鼗有耳有柄之小鼓也鼓大鼓也合始
作也止收聲也柷敔二樂器皆以木爲之柷合樂敔
止樂也笙鳳簫也鏞鐘也間代也堂下衆樂既合且
止則吹笙擊鏞與歌詠代作如鄉飲酒禮歌鹿鳴笙
南陔間歌魚麗笙由庚間是也鐘有歌鐘小而編列
左傳云歌鐘二肆是也大射禮云樂人宿懸笙鐘于
阼階南即歌鐘所謂鏞也笙鏞皆在堂下歌在堂上
歌則衆樂止獨笙鏞間之蓋樂始作則琴瑟以歌次

衆音合作衆音暫止而後笙鏞間歌也鳥獸蹌蹌舞貌簫管屬舞者所執簫韶猶春秋傳云舞韶箾箾與簫通舜樂之總名非獨簫也九成猶九變凡樂一曲爲一終舜功九敘樂歌九章故曰九成如大武樂六章謂六成也儀羽容也和氣感則靈瑞應所謂鳳儀獸舞者不以聲而以氣不以樂而以德使非舜而奏韶未必應矣有韶而無夔亦未必應矣故曰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語其德化者也或云巴瓠鼓瑟遊魚出聽伯牙鼓琴六馬仰秣師曠歌南風知楚師不競季札觀魯樂知古今興衰此類皆緣飾于鳳儀獸舞

之說轉相附會未爲足徵也樂始作而神人和閒歌
而鳥獸格樂終而靈瑞應美善之至也故夔申贊之
擊石拊石猶云戞擊鳴球也磬有石有玉八音玉即
石屬角最清擊石百獸舞言感尤速于閒歌九成也
庶尹庶官之長言不但虞賓諸侯也允諧猶在位德
讓即稽首粥諸之意言皆師師協共股肱耳目一體
以奉元首和之至也庸用也勅戒也惟時即日孜孜
之意惟幾謂治亂生于幾微舜將歌而自明所以作
歌之志也股肱喻臣元首喻君喜猶和衷也起興也
百工庶政也熙光大也即所謂庶績其凝也拜手手

至地稽首首至手也颺言大聲也言人君當統率羣臣奮作興事即所謂無教逸欲有邦也愼乃憲愼法也即所謂聖頑殄讒施刑惟明也屢省即所謂敷納明試祗厥敘也屢更也載始也康即幾康之康言政事清理也叢脞冗也惰慢也君無安止幾康之要而煩瑣以爲孜孜則臣不得盡其職而委責于君賢愚同滯所以怠惰也萬事墮即所謂日奏罔功也舜拜受皐陶之歌而又戒以往欽者示終不敢忘敬即爲首愼脩思永之意嗟夫明良時幾愼憲省成百王不能易也帝用作歌蓋因夔之樂納禹之忠聽皐陶之

謨交相儆戒以終謨明弼諧之義孔子謂韶盡善盡美此或即其樂歌而韶亦可知矣史臣記之篇終禮樂刑政具而敘事首尾完備解者顧謂文義不屬非也

尚書辨解卷一虞書終